

张雪 著

长篇小说

陶之梦

T A O Z H I M E N G

春风文艺出版社

陶之夢

张雪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之梦/张雪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4

ISBN 7-5313-2417-2

I. 陶…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915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东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340 千字 印张: $16\frac{1}{2}$ 插页: 2

印数: 1—3000 册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417-2/I·2119

定价: 25.00 元

序 篇

岩山市地处齐鲁腹地，南有鲁山山脉，层峦叠嶂，群峰竞秀。胶济铁路横贯东西，以此为线，北部则是一望无垠的沃野平原，盛产粮棉。孝水、淄河由南而北，斗折蛇行，百媚千娇，哺育了两岸勤劳朴实的人们。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千百年来，养育了众多的帝王将相、诗人文豪和专家学者。岩山是一座历史名城。

这座古老的城市，依山势而建，自成一格，高低错落，匠心独运。入夜，则灯火一片如繁星点点，淙淙河水北流，灯火倒映，确如银河落九天。最值得称道的不是这山城的景色，而是埋藏在地下的宝藏。煤、铁、石油、铝、焦宝石、粘土等等，这儿是全国十大煤城之一，五大陶都之一，六大石油城之一，是全国公认的重工业和能源基地。

假如你是一位中国人，徜徉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氛围里

时，你就不能不想到岩山市。

当你把酒临风立于本市的齐国故都的旧址城墙之上时，你一定能听到春秋战国那攻伐守战时，马匹的嘶鸣和士兵的搏杀呐喊之声，以及姜小白在桓公台上与各国诸侯杯盏交错的声音。你肯定能听到牛山脚下稷下书院那来自神州各地各学派学子们琅琅的书声，那世界上第一次百家争鸣的嘈杂与激昂，那堪可和千古圣人相比肩伯仲的孟子的讲学声，那尽善尽美曾令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的幽邃和高雅。在本市昌国城的旧址，你可以想象出燕将乐毅那运筹帷幄决胜齐地的往事和马陵道上增兵减灶镇定自若的孙庞斗智。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你还可以看到贾思勰那实验论证绿肥轮作的身影以及向农人介绍关于大麻雌雄异株的教诲，那可是整整的比欧洲早了一千二百多年！在那随河岩而凹凸的城防上，你可以听到成千上万的奴隶，在冬日寒风劲吹如剥皮，夏日骄阳暴晒似火烧的天地间，凭借着极其简单而又粗笨原始的工具，在陡峭的危崖绝壁上夯土筑墙的杭育杭育声……

假如你无意于战争的残酷与血腥，你可以去齐国故都旧址城南浏览欣赏那青翠如黛，风光秀丽的牛山风光，城北那

十里荷塘的清香。在淄河之畔，泡上一杯香茗，请当地一位银髯飘动的老者，给你讲述一曲春秋战国那动人的传说。沿着河岸自南而北迤逦而行，你便会遇到那位誉满神州，在一夕之间令洛阳纸贵的《三都赋》的作者左思故里。你会看到那身着长衫手捋银髯傲然而立岱山山顶的“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的赵翰林——赵执信。在你行走到古城盘阳河段，你便会遇到“写神写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为你备下的方机一座香茗一杯。倘或你的脚力尚健，再沿淄水北上，来到锦秋湖畔，你就可以看见“四世官保，三朝尚书”的王渔洋家族的兴盛与衰败。因着《战国策·齐第一》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车毂击，人肩摩，连袂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的描述，你可以想见那繁华的街市和别致漂亮的亭台楼阁，以及那如织的游人和如云的美女，那从青楼上缥缈而泄下的仙乐纶音……

岩山市自一八四〇年开埠以来，便受到国外冒险家、野心家的覬覦。先后有德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在此修建铁路、开

煤矿、营作陶瓷、植桑养蚕、引种罌粟……总之，解放前岩山市百余年的历史，是和屈辱和血泪相联系的。它那丰富的矿产品、陶瓷工艺、制丝技术等等，都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剽窃，直到一九四八年，这一切才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焕发了它应有的青春和价值。

笔者不是史学家，当然不想写历史，而是将这部小说中人物所处时代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作一下必要的交代。本书主要书写的是岩山市最有代表性的几代人从事制陶业的石氏家族的坎坷曲折经历，及其荣辱兴衰的故事所昭示给人们的生活真理。

本书要写的这一石姓家族，在岩山市几可与赵翰林家齐名，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康熙年间曾出过文探花，曾任府官。自此之后，除了出过几任县官之外，到清末民国为止，就再也没有出过县官以上的人物。石家的祖宅、宗祠在市内府前街，所以岩山市中心府前街地段的百多户人家，几乎都姓石。石探花的后人主要靠着经商、开矿、制陶为生，虽贫富不一，但大多数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别支别派不表，咱们且说石探花的嫡传五代长孙石久祥一家。

第 1 章

石宗法已是八十有二，可以说到了他生命的暮年。这天，他步履蹒跚地在他的出生地——探花老宅内，前前后后看着这些古老的房屋建筑，审视着它们。

作为岩山市历史上曾一度十分显赫的陶瓷富豪家主，他的事业随着他的年龄也进入了日薄夕山的境地。

他看着想着，自言自语，自思自忖：“什么富豪，什么陶瓷大王，我石宗法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生产、销售陶瓷赚了些钱置了些产业吗？一时红红火火就叫大王。现在，这世道不行了，生产萧条了，店铺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大街上的人，也不喊啥啥大王了，石探花的孙子们趴窝不兴时了。”

“人啊，就这么回事，人云亦云，趋炎附势，有几个有眼光有独立见解的。我，石宗法是不行了，思维迟缓，行动不便，早该把家业交给子孙，现在有些晚了，要立马行动，不能再迟延了。”

“古人说，激流勇退，我这把年纪早该退了。至于街头巷尾的人说什么，我不在乎，谁能断定，石家就再也兴旺不起来了，我还有四个儿子，十六个孙子呢！今年春天，我就把宅产店铺交给他们……”

“分家！分家！”石宗法踱着步子下定了决心。“分了家，谁过富了，谁就算有本事。”想到这儿，他想到了四儿

久祥。天下爷娘疼小的，真是不假。他看着四个儿子，就数小儿有出息，有心计。济南一师毕业，他世叔张寿廷——瑞祥钱庄老板，我的盟兄弟，要留他做账房先生，还要给他娶城里小姐作妻，他婉言谢绝，硬是回岩山市帮我做买卖。这几年，我特意把经营权交他运作，他把生产、销售安排得井井有条，可是他命运和机遇没赶上，眼看着石家的买卖慢慢垮下来，兄弟们笑话他，街坊邻里笑话他。可我心里明白，民国三十年，什么社会情况？天灾人祸，平原上三年两次黄河大决口，山村里连年旱灾蝗虫，子粒不收，再加上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连吃饭都顾不上，谁还有心思买卖家庭用具呢？

“等等吧，看分了家，谁能过得好，谁能兴旺石家，谁就是英雄好汉。”

说话年也过了，节也完了。一九三四年的二月二，天上还淅淅沥沥下了场春雨，“二月二，龙抬头，好，就是这天分家。”宗法把四个儿子叫到跟前，又让佣人杨兴去请儿子们的娘舅来主持分家。老老年的风俗，历来是老舅主持分家的。儿子们来齐了，他慢条斯理地说：“自去秋以来，我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咳嗽老病一直不好，说不准哪一天就追祖宗去西天了。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把家分了，由你们各自执掌门面，看着你们兴家立业，我就不操心费神了。再说这社会世道也不太平，家大业大不如分了好。一会儿，你们舅舅来了，由他主持分家。”说完，便自顾自地捧着银光闪闪的水烟袋咕咕噜噜抽起来，一边抽着烟，还不断地咳嗽。

一石激起千层浪。

弟兄四个谁也没有料到老爷子凭空会说出分家的话来，

刹那间便吊起了他们的心事：老爷子会是怎么个分法呢？这可是关系到每个人后半生的大事情，不能不让人在心坎里暗自盘算着。虽说，石探花的威仪已经不能再继续庇佑着他的子孙永享福贵，但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爷子能分给自己多少呢？

石宗法一生共娶了一妻一妾，妻是当地望族钱举人的孙女儿。过门八年未曾生养过。倒是作妾资陪嫁过来的丫头春燕，自被石宗法纳妾后，未曾歇过一口气，为石宗法生下了三个儿子。到了第九年上，正妻和侧室同时怀了孕，钱氏似乎是积攒起九年愤怒，一鼓作气般地生下石家的第一个“嫡长子”，把自己的原来摇摇欲坠的地位，牢牢地巩固了起来。春燕姨娘却因为难产而一命呜呼撒手尘埃了。石宗法为钱氏的儿子取名为石久祥。因为他的四个儿子，是按“福禄祯祥”而冠之取名的。

分家的这一年，石久祥正好三十八岁，因为是嫡长子，他很早便在老爷子的帮扶下成了整个石家的总管，迎来送往书札回复干的倒是挺不错，当然，也从老爹身上学了不少经营之道。他的三个哥哥也不赖，久福、久禄和久祯，自小就在老爷子的指点下，滚打摸爬于作坊商行，很是有些门道了。出于商人的天性，他们的眼里和心里，有的只是钱！老爷子的一席话，自是他们久已考虑过的心事。作坊和商行里的进益，偌大石宅的日夜花销，分明就是他们手中赚来的钱嘛！分开来，那才叫过自己的日子呢！

就在仆人进入禀明说是“钱老爷来了”时，门口处便闪进一个面容清癯，银须长飘，双目炯炯，精神矍铄的老头儿。屋里的人呼啦地站了起来。石宗法也站起来，招了招手

说：“大哥，这边坐。”

钱老爷当仁不让地坐在了上首。

石宗法让过水烟、清茶后，咳了一声说：“你舅父出来了，刚才的意思你们也知道了。现在我再说一句，久祥是我家的嫡长子，按祖宗的规矩，是‘传嫡不传庶’。所以，我想这老宅就归久祥了。但是其余作坊、铺面他就没有再分的份了。好了，你们三个开始抓阄吧。”他说完，冲着门口招了招手。

老仆人杨兴手里端着一个粗瓷大碗走了进来，双手恭敬地伸到石久福等兄弟的面前……他们有的抓了布庄，有的抓了陶瓷作坊和商行，有的抓了煤矿，惟独石久祥没有伸手，就分到了探花老爷的“门脸故宅”！能有这样的运气，固然不错，自己的三个哥哥不是还没有这个命吗？但他却有一股难言之隐悄悄地泛上心头。今后的日子怎么个过法？这片老宅能当饭吃吗？

钱老爷看出写在久祥脸上的个中意思，虽说他们都是自己的外甥，但终究还是久祥和自己亲近一些，便说道：“久祥他爹，他们虽然只是分到了偏宅别院，但却都还有个进钱之项。久祥固然是托祖宗的庇佑分到了祖宅，可他以后怎么过日子？他现在也是五口之家啊，何况，他屋里人还是个病人，天天要吃药的。”

老爷子石宗法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便做主把自己留下的一家瓷窑又划到了石久祥的名下。虽说他们兄弟三个的脸色由阳而阴，又埋怨这个该死不死的“舅父”偏心和多管闲事，但碍于老爷子的话，谁也不好反驳，便就此作罢。

自此以后，他们兄弟四个就各自过起小日子了。

说实话，石久祥虽然是在探花老宅里一岁岁地长大起来，自懂世事之后，也是进进出出地忙活着，及至自己娶妻生子又一步步地走向成熟，但真正用心地审视、观察这老宅的全貌，却还不曾有过。因此，他的脑海中还不曾有过老宅的整体印象。而今，他有机会了。因为这座经历了二百多年风雨沧桑的宏大宅院，已经归他石久祥名下所拥有了。

石家探花老宅，在府前街东首，坐北朝南，那两扇又高又厚又重的褐红色油漆大门，就是在今天的岩山市也是独一无二。但是几百年来的风雨沧桑，已使故宅大门上面的虎符、铜钉，锈迹斑斑，失去了当年的明亮和精神。两边那又宽又厚的檀木门框上，尚能看出当年嵌刻涂的暗红色，那是一幅恭楷的对联：

旭日赤霞五彩文，
九重宝华平明开。

穿过大门，进入大院，迎面是一幅木质照壁，上面是江南风格雕刻的松鹤延年吉祥图案。转过照壁，满眼都是康、乾年代那种雍容华贵的建筑，雕梁画栋、飞檐拱梁，处处显示着“康乾盛世”的太平富足，显露着自家的威仪和强盛，这儿是探花老爷的客厅，本院算是第一进。沿着青砖条石铺就的甬路，看着两旁典雅大方的花坛，就走到了客厅的前面。四根粗大的廊柱通天贯地般地矗立在那里，中间两根，又是一副朱砂嵌彩的对联：“骅骝开道济，鹰隼出风尘”。落款便是雄视江南向来被称为开国宗匠的吴伟业。客厅的两侧各有四间厢房，是管家和账房先生的办公室和卧室。沿着

客厅两侧的通道，走到第二进，是老爷石宗法的卧室兼书房。院中竖着一块足有半米宽两米高的汉白玉，在阳光的照射下，雪白光滑，纤尘不染，汉白玉的上面刻着一副对联：

琴兮澗兮，持其志无暴其气；
赫兮福兮，敏于事有慎于言。

旁边尚有一行小字作注道：“甲寅菊月新城王士禛”。那可是以神韵之说而执诗坛牛耳的大人物。整个后院是京城四合院的建筑模式风格，只是比平常的大了些，豪华了些。这里是石家内眷居住的地方。此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客厅前的那株高大茂盛的古榕，据族谱上记载，是石探花的爷爷亲手植下的。几百年来，风刀霜剑非但没有将它击倒，反而更加挺拔高过房屋一倍以上，枝丫直刺苍穹，蓬勃而又散开的繁茂枝叶像一顶硕大的华盖，似一片绿色的祥云，在空中悬浮不动，静静地看护荫庇着整个宅院。当年石宗法老爷的一位契友作客探花府时，曾对此大发感慨，说“此古榕便是石家的荣华富贵百年不衰的标志和保护神。”并讨来纸墨凝神运思亲书了二字曰：“榕公”。对于这些吉祥的预言，石久祥是看在眼里，笑在脸上，苦在心里头。倘若“榕公”真是自家的保护神，那它为什么只是自己茂盛如斯而石家败落而至于斯？又何苦让自己只拥有老宅而毫无进钱之路呢？

主宅的东侧是一个单独的小院。门口的两侧依旧是一副对联：“祖功垂福泽，宗德衍家声。”门楣是用隶书写就的“石氏宗祠”。沿着甬路进去，坐北朝南是一座宫殿模样的建筑。明眼人一望而知这不过是一座缩小了许多的文王庙而

已。两根粗壮的黑桩上，是魏碑体的对联：高山仰之景行行之；卿云烂兮纠纒纒兮。里面供奉的是石探花那威严文雅的本雕法像，他的两边是早已驾鹤仙游的历代列祖列宗的灵位。顺路走出东边的一个小门，便出了整个老宅。不出五米，便是那条文静典雅如少女般的龙泉水渠了。跨水有一座石拱桥，远远望去，那桥细弯如女人特意修剪出来的蛾眉，它将渠西的老宅和渠东的故园连缀成一个无瑕的整体。故园有十市亩大小，早年曾是探花老爷的书院，五间书房还算完好，还有几株梧桐、海棠老树，一架萝藤，一幢小亭。那片荒园是久祥童年的天堂，因为太过熟悉，也就不再用心去细细地审视了。

石久祥无可奈何地转过身来，沿着小路慢慢地走着，边走边想自己的心事：“家已分过了，日子也该自己过了，可自己这些年来，都撑着老爷子的头脸在街上行走，真正的日子自己倒还没过过。”他想着心事便走进了内眷院，这里原是母亲大人住的，自老人家去世后，他同病妻就移居此院。

她依旧是那种病恹恹的样子，丝毫不见有回转的气象。一天，老爷子的一位朋友来这里清谈，据他自己说，祖上曾给明朝的六部尚书乔宇作过保健医生，悬丝把脉、处方针灸神乎其神。可到他这代时，老祖宗的那点玩意儿早已让他丢落得不足以坐堂问诊了，只能以一口小窑三四个人的小陶作坊和一家小布庄聊以糊口求生。他却自告奋勇给久祥妻子陈氏淑娴把脉问诊，又回头让石家仆人捎来一个处方，里面无非是一些人参、鹿胎、龟血、海龙之类的大补之药，这种药方虽不能治好病却也害不了人。于是石久祥还是按方取药，用文火熬调给妻子吃，但病情始终未见好转。

淑娴见丈夫回来，从瘦黄暗灰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说：“今天咋的回来这么早？外头没有事？”

“外头没事。”

“没有事就好，处理家里的事要当心些，千万不要得罪了他几个大爷。我瞧他们几个……”

“不用了。”

“你说啥？”

“今天老爷子不知咋的了，给我们兄弟四个分了家。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我倒是觉得挺有意思的。要不，偌大的宅子，只我们几个住着，太过清闲了。”

“什么，咱分了家？不怕让外边人笑话？老爷子这是咋想的。”她的脸色已经由黄转白，急急地喘息着问：“咱分的什么？”

“只这座老宅，还有一处陶窑作坊。哎，吃了那药，觉得怎么样？”久祥的脸色温和得如同春天那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丝毫不把自己的担心和忧虑传递给病中的妻子。他怕她负不起那焦虑担不起那悬着的忧心。

“只是嫌太贵了些。”陈氏打了个唉声慢慢地说：“他爹，这以后的日子……”

石久祥马上温存地抚着她的手说：“咱虽然进钱之路不多，但只要你好了，我也就有救了。你的脑瓜可是够用的，光前、光宗和光中他们哥仨去哪儿了？”

“都出去玩了。”她吃力地咳嗽了一声，稍稍缓了些气说：“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就盼着光前光宗和光中有点出息，帮你一把了，我怕是……”她说说着就停了下来，眼里的泪水如同晶莹的珍珠一对一双地啪啪掉在地上。

石久祥赶忙去替她擦掉泪水劝道：“瞧你又来了，振作起精神来，再吃点药就好了，到那时，咱们好好过日子，岩山市还得看咱石家的气派。”

“那敢情好。我……就托你的……福了。”她依旧哽咽啜泣着，稳了一会儿她才又说道：“日子实在过不去，你就去光前姥爷家先借点。啊！”

石久祥满脸大度而又坦然一笑说：“咱不求大发展，过个太平日子，还是满可以的，不至于到求借的地步。”石久祥笑着安慰妻子。

陈氏的娘家，原是西郊一个拥有百十亩田地的殷实地主，祖祖辈辈以精心勤恳，土里刨食为业。后来有一个开煤矿的要出高价买他的田产，他——石久祥的岳父——认为既然自己的田地底下有“乌金”，与其卖给了人家让他们发财，倒不如自己开发的好。于是他向已和自己结为秦晋之好的石家借款，开起了煤矿，一年下来倒也赚个万儿八千的银元。只是他这种没根基的人家，原本就没有见过几个钱，一旦拥有了几个铜板，便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人，再加上久祥家这几年也不是很走运，陈氏娘家人就不再以石家亲家的身份为荣了，倒是时不时地露出那么一丝二缕的冷嘲热讽来，竟忘了自己开矿的当初，还借了石久祥家两千银元，却只字不再提还的事儿。所以，石久祥虽然不好意思当着妻子的面说些什么，但在私下里却总以为那是穷汉子乍富，挺腰塌肚，是不足道的小人物。于是，才向妻子说出那么一番话来。

陈氏嫁给石久祥，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两个人真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夫唱妇随，相濡以沫，从来没有为一点

点的琐事而红脸吵嘴。她上敬公婆，下和妯娌，整个大家庭里和和气气地过着安稳日子。仿佛中国那片连绵不绝的战火和无孔不入的匪灾，与这古榕树所荫庇的地方无关，这是一片世外的桃源，这里没有饥饿，贫穷和流离失所，有的只是祥和温馨！

二十年来，她先后为石久祥坐过四次胎。不知是“榕公”的庇佑，还是她的命好，一连三个都是男孩儿，并且还都健康地活了下来。第四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她怀孕六个月的时候，那孩子就急急地跑到了这个世界上来观风光。结果，却啥也没有看见，反倒搭上了自己的一条未成熟的生命。第二年秋天，她又发了“福”，石久祥说：“是个闺女最好。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招人喜欢。”当一个新的生命哇哇乱叫着落地时，还就真是个粉嘟嘟胖乎乎的小女孩儿。夫妻二人宝贝似的爱着，可是一场水痘过后，使她那张谁见谁喜欢的粉脸转瞬间变成了死灰，她夭折了。陈氏躺在床上，三天三夜不言不语不吃不喝，一个劲儿地流眼泪，加上产后身体的虚弱和痛失爱女的凄凉悲伤的心情，使她在骄阳如火的五黄六月里，很是感冒了一阵子，结果就留下了这干癆的病灶，让她那原本健康的躯体一点点一天天地瘦弱起来，亮艳的笑脸也渐渐地变得惨白，像是极为均匀地挂上一层淡淡的灰尘。她惟一觉得可以庆幸的是，自己的三个儿子如同那春天的秧苗正在一寸寸地长高一点点地长大起来。长子石光前，今年十六岁，次子石光宗十四岁，三子石光中十二岁。几个孩子还能用心学习，就是老二贪玩，尚无不安分之举，想来倒是堪可造就的人才，或许将来能支撑起探花家的门面。陈氏每每思想到这，她那病恹恹灰暗的脸上，便浮